

20

硫酸事件

风语

61



作者 徐向林

正处于成熟年龄段的女人，感情像雨后春笋一样，怎么能接受感情真空的炼狱？！关婉馨不顾张鹏程曾对她的告诫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常常往张鹏程手机里发短信，短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直白，越来越火辣。张鹏程只是有选择性地回一些短信，比如有时回：“我正在开会，有时间去看你。”“你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好好保重。”有时在家不方便，他就偷偷地躲到卫生间给她回短信，很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关婉馨打发了。

女人的嗅觉是无与伦比的，关婉馨已从张鹏程的不咸不淡中嗅到了危险性，她预感她跟张鹏程的情感会像降温的水，甚至有可能降到零度以下凝结成冰，但她不甘心就这么放弃。

关婉馨展开了“爱情保卫战”，她故意在深夜拨打张鹏程的手机，可通了后张鹏程都硬生生地掐掉，第二天，张鹏程狠狠地把她批了一通：“关婉馨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节骨眼儿上你能打电话吗？这是导火线，把我推到了炸药包上。”

关婉馨负气地说：“我不管。我只要想你的人，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就会崩溃。”张鹏程无语了，只是低头叹了口气。

当天晚上，关婉馨再拨打张鹏程的手机时，他的手机竟然关了机，此后几天皆是如此。关婉馨明白了，张鹏程这是故意关机防她！她心里一气，不打电话了，直接打他青州宾馆的房间电话，电话响了许久，才有人接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——曾碧秋。

关婉馨心里有些发憷，但还是硬着头皮问：“我找张市长。”

“哦，他睡下了，你是哪位？找他有事吗？”对方客气地问。

“我……”关婉馨本想编个假名，但想了想，迟早是要摊牌的，不如现在就挑明了，于是说，“我叫关婉馨，鹏程的保健医生，也是他的好朋友。你是张夫人吧？你早就该退位了，这样束缚着鹏程简直是在折磨他……”

“放肆！”对方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，“原来你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小婊子，还找上门来了，要是不给你点儿厉害尝尝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”说着，她狠狠地摔下电话。

几天后，关婉馨正准备下楼外出，突然一个男青年迎面而来，问她是不是关医生，关婉馨刚点头，那个男青年就突然掏出一瓶液体，想打开瓶盖，但瓶盖拧得太紧，一时没打开，机警的关婉馨觉得不妙，赶忙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喊救命。一个女护士见状，过来帮忙，没料到那青年已拧开了瓶盖，瓶里的液体泼到刚巧赶到的女护士脸上。随着一声惨叫，女护士应声倒地。

泼到女护士脸上的是硫酸。女护士叫王小琴，刚从卫校毕业不久，在中医院还处于实习阶段，看着小王被泼得目不忍睹的面容，关婉馨不寒而栗。

由于是深度烧伤，青州市现有的医疗水平还不能完全救治，王小琴连夜被转往上海大医院抢救。王小琴的母亲在其男友的搀扶下来到医院呼天抢地，关婉馨也眼泪汪汪地相劝：“所有的抢救费都由我来付，等缓过劲儿来，我还要送她到国外整容。”

王小琴的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家妇女，听完这话，恨不得跪到关婉馨的面前磕头，关婉馨心虚不已。王小琴的男友一直守在她的病床前，在王小琴苏醒过来时，他含着泪说：“小琴，你别担心，不管你被毁容成啥样，我都会娶你。”声音很低沉，关婉馨听得心里涩涩的。

凶手很快被抓住了，绰号叫“飞龙”，问及泼硫酸的动机，他死活不交代。

半个月后，公安局结案了，结论是“飞龙”有间歇性精神病，被移到检察院起诉。法院在开庭审理时，专门安排精神病鉴定专家对“飞龙”进行了鉴定，肯定了他的间歇性精神病，这就意味着“飞龙”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罚。

陆所长惊异地瞪着他问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党员，谈何是党国的人？”

“笑话，我的部下怎么可能不是党员，我现在就吸收你为党员，宣誓就是入党仪式。”

“你同意吸收我，还得我愿意申请加入呢！”陈家鹤淡淡一笑，说，“我不申请你怎么同意？”

陆所长立刻沉下脸，教训他说：“这是个严肃的话题，你不要开玩笑。”

陈家鹤很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有开玩笑，这关涉到我的信仰问题。”

“你信仰什么？”

“民主和自由。”

陆所长说：“我党以‘三民主义’为立党之本，民主和自由正是我党的一向追求。”

陈家鹤说：“恕我直言，以我对贵党的了解，似乎相差有相当的距离。”

陆所长怔了怔，有些不悦地说：“那是因为当前局势所迫，现在抗战救国就是最大的民主和自由。”

对此，陈家鹤侃侃而谈，说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量很久。“你说得不错，外敌入侵，领导抗战是所有执政者应尽的义务，今天贵党如此，200多年前的朱氏政权、600多年前赵氏政权，都是如此。只要是中国人，都有责任来参加这场救亡国家和民族的战斗。”

陆所长皱皱眉头看着他，沉吟半晌，方才友好又诚恳地说道：“你这么说不为难我嘛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宣个誓，入不入党以后再谈。”

陈家鹤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：“这怎么行，连宣誓都作假，岂不是太荒唐了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陆所长责问道。

“要么就免了，要么就修改誓词。”陈家鹤毫不犹豫地说。

陆所长死死地盯着陈家鹤，像在看一个天外来客。他不禁又惊愕又愤慨，但同时他也明白，如果不按陈家鹤的要求去修改誓词，是休想让陈家鹤低头屈就的。最后在海塞斯的调解下，还是陆所长作出了让步，破天荒地修改了誓词。

宣誓完后，陆所长为了体现他刚才失去的权威，严正地警告了一条又一条：

- 一、今后除了教授和我，任何人都不能上楼，谁擅自闯入以泄露国家机密论处！
- 二、你不能走出院子一步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行！你可以在院子里散步，但必须服从警卫人员的管理。
- 三、这些资料都是绝密的，你只能在楼上，不能带下楼。
- 四、餐厅在楼下，你想吃什么、不吃什么，必须提前一天告诉警卫。



作者 麦家

五、不要随便打电话，你要打电话不能跟总机报你的名字，只能报你的号码。你的号码是三个零，你们破译密码不是要归零嘛，我给你三个零，看你什么时候能够还我一堆零。

陆所长似乎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，一旁的海塞斯早已听得头皮发紧，心烦意乱，便恶作剧地打开了收音机开关。说来也巧，海塞斯随意打开的收音机里，正在播报武汉沦陷的消息。

那一天是1938年10月25日。前一天晚上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，驻防武汉的所有部队一律接到撤退命令。25日上午，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火力配合下，向汉口市郊之戴家山发起进攻，打响了攻占武汉的最后一战。

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，中国参战部队投入了133个师和13个独立加强团的大量兵力，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，与日军12个师团进行顽强的殊死激战，使日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消耗，以后再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。从此，抗日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。

对陈家鹤来说，从这一天起，他的生命便拥有了自己难以抗拒又无法述说的绝望、苦难、辛酸、痛楚、残忍、羞辱……这一天是敌人的节日，却是他种下不幸和灾难的忌日。这一天，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、一道染血的魔咒，把他的过去和将来无情地隔开，至亲的人纷纷死去；至爱的人生不如死、命贱如狗；至恨的人灿烂如阳、绚丽如兰…… (全文完)

副刊

电话: 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权威、专业、及时、准确

- 洛阳手机报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精心打造萃取本地、国内、国际新闻资讯，时尚、实用、服务贴心。
-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。

●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●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